

杏蒲志

1000

五季

1871
1872
1873

[illegible]

1871

Ward 115 1000

五經

12

物以

1798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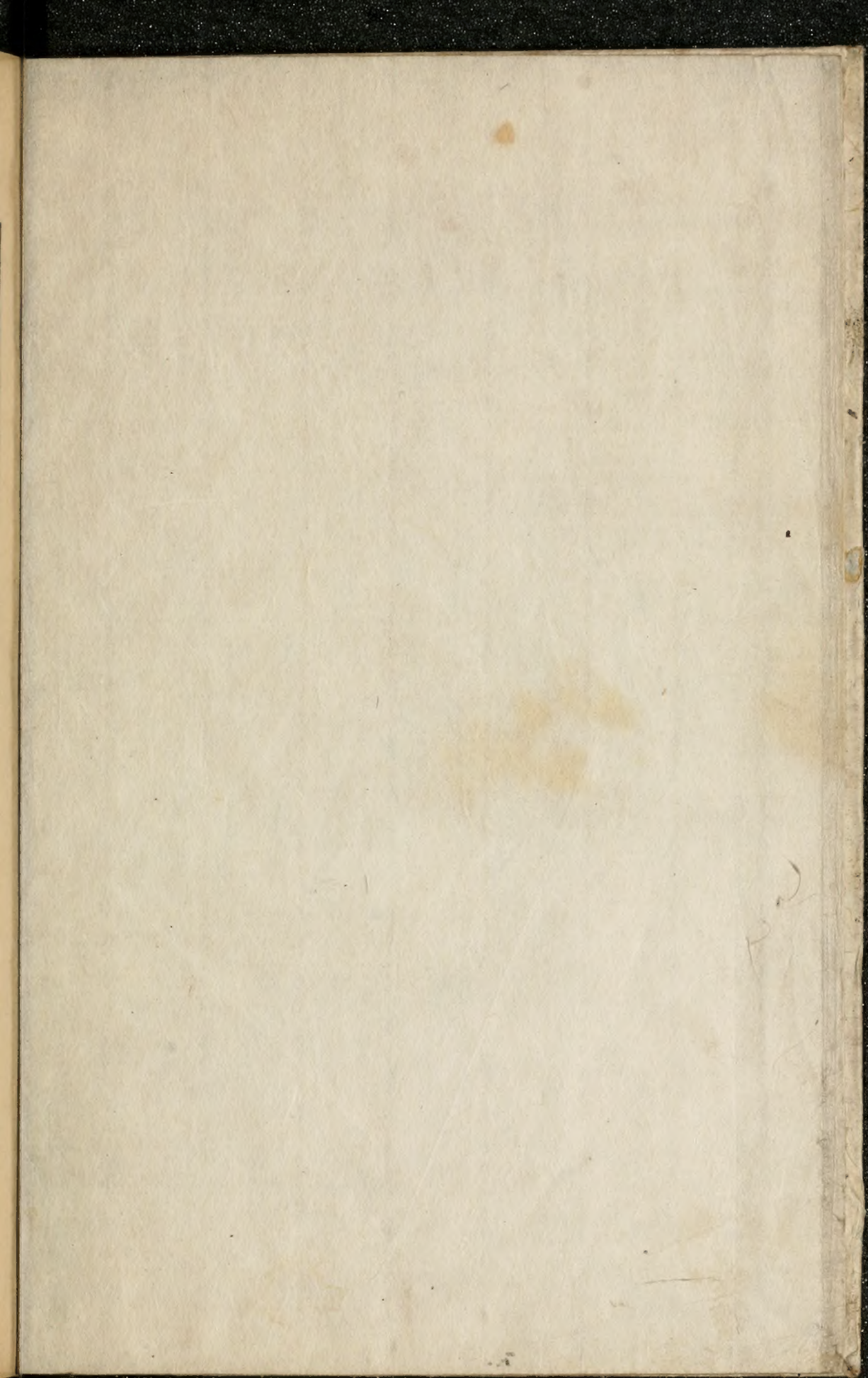
1744

— 2nd 1000 —

無煙清氣

行門羅漢





杏蒲志序

今夫舉天下之物而求其通宇宙亙古今不可一日
較者孰爲最乎曰穀今夫舉天下之事而求其通宇
宙亙古今無賢賤智愚不可一日昧然者孰爲最乎
曰農吾一怪夫世之人誤讀孟子治人治於人之文
遂以用天分地之事一付諸蚩蚩之氓坐受其鹵莽
滅裂之報而莫之省焉獨不知孟子所謂治人政以
勸農務本之道治之耳不然其論王道何以首先斷
斷乎制田里董樹畜而庠序之教猶在第二義也乎

此山夫山西自南至縣曰斜谷其言

其高林可食也此山亦有山如大入來生其

平山其山如大入來生其山如大入來生

日不下其山之斜谷其山如大入來生

其山如大入來生其山如大入來生

下其山如大入來生其山如大入來生

其山如大入來生其山如大入來生

其山如大入來生其山如大入來生

杏蒲志目次

卷一

田制

水利

卷二

律時

辨壤

卷三

占候

淤陰

耕耜

擇種

耘耔

收穫

攻治

蓋藏

卷四

種植

種稻
種蜀黍

種粟
種麥

種菽
種蕎麥

種胡麻

總論
種蔬瓜

種蔥
種蒜

種薑
種蔓菁

種菜菔
種芹

種菘
種番椒

種黃瓜
種南瓜

種冬瓜
種茄

種芋

總論

種果

種胡櫻桃

種栗

種柿

附蕃柿

種石榴

種山植

種海松子

種葡萄

種覆盆子 附地盆子

種甘藷

種甜瓜

種西瓜

種錦荔枝

種茶

種松

種女貞

附取油諸種

種木棉

種紅花

種蓼藍

種菸

種芭蕉

種香薷

卷五

穀名攷

總論 陸種類

漑種類

卷六

關石梁書屋

鄭蘇賤

對香齋
對香齋

文貞

野茶
野西
野
野
野
野

對蘭蘭

對山詩
對市詩
對市詩
對市詩

杏蒲志卷一

測上 徐有槩準平 纂

田制

治地宜先明古今畝法古以百步爲畝小司徒之井
牧遂人之徑畛考工記之伐畛司馬法之夫屋管
子之畝鍾呂覽之六尺成畝李悝之畝蓋三斗皆
其制也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上自汜勝之賈思
勰下逮陳旉苗好謙暢師文王禎諸家所言頃畝
皆其制也然古之步六尺爲步今之步五尺爲步

故欲明古今畝法先明古今步法歷代尺度之不齊若十指然一尺之差爭以分寸而一畝之差不啻若筵之與楹故欲明古今步法先明古今尺法有謂古之百畝當今之四十畝者此但知古今畝法之不同而不知古今步法尺法之不同也有謂古畝以六尺爲步計之面積三千六百尺今畝以五尺爲步計之面積六千尺者此但知古今畝法步法之不同而不知古今尺法之不同也若徐文定所謂古之百畝當今之二十四畝者卽用周尺

計古畝牙尺計今畝然皇明牙尺之度不可以槩
漢魏宋元之尺度則是皇明之今畝而非漢魏宋
元之今畝也且皇明量田自用寶源局量地尺不
知文定何爲獨據牙尺而言也

古尺之失其傳而捫燭撈月之說不勝其浩如煙海
矣試槩舉之其說有六中聲也候氣也指寸也累
黍也禾莖蠶絲馬尾人髮也古錢也此六者是也
夫神瞽尚矣師曠遠矣大昭小明世無知音三紀
六平不可復識則宋儒所謂將上下聲攷之中聲

可得者言之雖易措之實難此中聲之不可以求
度者然也陰陽升降二氣迭運而無微不入達則
俱達不可限以方寸之差則緯書所謂密室埋管
應節灰飛者謬悠荒唐辭理俱遁此候氣之不可

以求度者然也人身長短有萬不齊僬僥莖蒲三
尺長狄身橫九畝則素問之骨節尺寸家語之布
手知尺特據中人軀度而存其槩畧耳况古人軀

度比今人忒大

按陸游老學菴筆記云利州武后
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

妃祠堂亦極偉絕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
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猶拂地沈括筆

談云慶曆中施昌言鎮鄜延發尸毗墓得脛骨長
二尺餘顱骨大如斗又按傳記穉有人于長平故
地得古人脛骨皆大於今人數寸又言盜發李密
塚得頭骨其大倍常又今人往往於高麗塚中得
脛骨皆大於今人數寸此古
今人軀不相等之明驗也較今人之軀度求古
人之尺度何異舉筵而齊楹哉此指寸之不可以
求度者然也歲有豐耗地有肥確種蒔有早晚耘
耨有勤惰而顆粒大小判焉不同故橫累縱累各
執成見一米二米互相訛謬甚至有宋儒三等節
子之說東儒燃蠟爲黍之失而泯泯焚焚舉不免
刻舟求劍之譏此累黍之不可以求度者然也

程子

曰柎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然此千古的論也至於淮南

之禾粟孫子之蠶絲猶之柎黍之明儔也易緯之十馬尾說文之十人髮猶之指寸之餘裔也況積累芒忽尤難準則差毫謬千政謂此類此禾粟蠶絲馬尾人髮之不可以求度者然也惟古錢之徑圍肉好爲可得古人尺度雖其歷歲久遠輪廓不無消泐然以錢定寸以寸定尺最爲直捷簡易不若禾黍絲髮之秒累分積易失之逕庭此晉荀氏考校七物之獨爲千古實驗而隋志十五等尺以

荀尺爲主下逮丁度高若訥司馬氏朱晦菴蔡西山徐玄扈諸家莫之有歧議者也玄扈同時鄭世子朱載堉獨不取荀尺其說張皇衍博端緒千百而大要有二一則曰依尺造律其聲高急而病其尺之失之太短也夫阮咸之自謂神解其言已涉河漢況聲之舒促亦由圍徑之大小未必專在於律尺之長短則蔡氏所謂不知當時圍徑果如何者已先爲之地矣一則曰劉歆制作旣不足法而魏襄玉律亦晚周之物不可僞謂成周之律度也

夫劉歆制作論其人則固不足法而考其時則猶之近古也況晚周亦周不可謂非周也乎一自疇人散逸冬官亡缺律度量衡考稽無方後之儒者區區掇拾於荒邱古墓之中而想什一於千百者斯其心亦苦矣使朱氏另得成周古律與魏律相校曰此爲成周而可法彼爲晚周而不可法云爾則其所從違何俟兩言而今旣不然徒將無證之空言欲廢有驗之古物人孰肯信之哉夷考其自爲之說則尤有異焉縱累八十一黍曰此伶倫造

律時黃鍾之長也橫累一百黍曰此夏尺也夏尺
加二寸曰此殷尺也夏尺去二寸曰此周尺也濶
狹展縮都憑心臆而畢竟指歸不越乎累黍範圍
請得以詰之朱氏所以不取劉歆古錢豈非以其
出於王莽之世而鄙之耶然則累黍獨非始自劉
歆大泉五十獨非王莽之制乎朱氏於劉歆古錢一切不取而獨以
大泉五十之徑偶合縱黍九分之寸而崇信之既
又嫌其出於王莽則引周禮註周景王鑄大泉之
文曰漢志云大泉徑十二分者謂莽以漢尺之寸為
其尺之寸二分非變周錢也又嫌其所稱漢尺之
無稽則引淮南子十二粟當一寸之文曰此漢制
也此皆曲說之尤者也今詳漢食貨志先言王莽

變漢制從周制改鑄貨布貨泉其下列叙諸泉徑
長首枝分寸則凡其時所鑄貨泉貨布錯刀契刀
大泉小泉皆爲周制較然安得謂大泉獨爲周制
而其餘皆非周制也變改尺度亦一曲章大事班
氏何寸不大書特書於律歷志而乃寥寥夾叙於錢
布分寸之中隱約其辭使後人推究不得乎班孟
堅之書不宜若是其黯昧也且淮南子所謂十二
栗當一寸卽論度之所由起者蓋周制也若以其
出於漢儒之口而謂之漢制則此所謂漢志明言
殷助始孟子而太宰司敗始論語也

一黍之廣而朱氏橫累九十病其太短則縱累之
縱累九十又患太長則遂廢漢志九十分之說而
另引淮南八十一之文噫亦汰哉使漢志而可廢
也則累黍亦可廢矣使漢志而不可廢也則何獨

於九十分之說抹倒乃爾乎若淮南所謂黃鍾九寸九九八十一者蓋以論律呂相生之數耳非所以求黃鍾之度者也蓋古人所謂累黍九十分者以九十黍之廣適當黃鍾之長故舉此而示後人以黃鍾之度也其所云九九八十一者又另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呂之法卽黃鍾之數也非黃鍾之度也所從言各異不可執此而攻彼朱氏亦豈不知此而特以縱累八十一黍之無傳記明證遂據此以爲金湯然淮南之書可按而覆何曾討

得一柎黍字來乎且奚獨淮南有是言也管子之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史遷之九九八十
一以爲宮雖其數法詳畧不同其爲黃鍾之數則
同此其言豈果皆縱黍八十一之謂乎又奚獨管
子史遷有是言也卽朱氏所謂誤作九十分之劉
歆亦豈不曰八十一爲日法乎朱氏惡其言之疑
於淮南則指出其八百一十之說而力詆其拙於
算法算法巧拙今不暇論而八十一之非累黍之
謂則不啻暢明較著矣同出於劉歆而從違不嫌

顛倒同出於漢志而雌黃判若兩人方隅之偏見
勝而簡策之證契後護專之私意重而與奪之公
案輕此所以辯愈多而聽愈瑩也其論夏后尺度
則專據孫思邈千金方而孫氏之所據何書今不
可考矣其所云殷尺去二寸卽夏尺夏尺去二寸
卽周尺者又用鄭樵通志之說而不知鄭氏之前
蔡邕有殷九寸爲尺之語則傳聞之參商乃如是
矣將孰使之折衷哉鄭氏謂周八寸爲尺者其說
本於許慎說文然許云十寸爲尺八寸爲咫則尺

之與咫名實不同孔叢子云昆吾之劍長尺有咫
太史公云肅慎之矢長尺有咫是也其不可混而
爲一明矣而後儒徃徃認咫爲尺故所論周尺輒
失之短陳祥道據禮記王制古以周尺八尺爲步
之文蔡元定據周禮典瑞璧羨起度之文
俱謂周用十寸八寸兩等尺然徑八寸袤十寸之
說後鄭之錯解而先鄭則無是說也且後鄭之註
王制曰按禮制周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
法度或謂周尺八寸疏引玉人職鎮圭尺有二寸
之文以證之則後鄭亦不曾謂八寸爲尺也假令
璧徑真定八寸當謂之咫不當認咫爲尺也朱氏
又曰周人以夏后之咫爲其尺然則周人之咫又
當爲夏尺六寸而周人之尋當爲夏尺四尺八寸
矣除非僂僂三
尺寧有是也
今以朱氏所定周尺較諸貨泉十

枚之徑乃短一寸二分有奇吾未知失之太短者
荀尺耶抑自道耶若曰姬周制作仍用夏尺而不
用周尺則於是乎周尺爲無用之贅疣而虞韶大
武同一律度矣夫子何爲發盡美未盡善之歎周
公之仰思繼日又何事也萬萬無是理也大抵周
尺之制自魏晉間已患其不可考詳荀勗祖冲之
之徒殫竭智思考校古物而後始得其髣髴焉况
於夏商乎况於黃帝律尺乎無徵不信何事不然
而名物度數尤有甚焉徐玄扈所謂非可以揣摩

定非可以口舌爭者儘鐵論也以時世論之汲冢
之律劉歆之斛竅爲近古以證契論之貨泉貨布
尚可以考驗余故曰周尺真度當求之荀尺荀尺
真度又當求之貨泉貨布然徐氏農書摸搨失真
徐氏所圖荀尺及錢布參校朱氏所圖荀尺錢布
則徐氏尺短一寸八分太泉徑短一分貨布長重
爲二寸二分廣重爲八分強首長重爲七分弱間
廣不及二分卽以徐氏所圖尺與錢相勘貨泉徑
旣爲一寸則貨泉十枚當爲一尺而惟朱氏所圖
今徐氏所定尺重當貨泉八枚二分

古錢之散見於各卷各板者徑圍分寸不爽毫釐
且自言家藏古錢甚富擇其佳者用之欲求古錢

真度當以朱氏爲正今圖之如左



圖載半○按漢食貨志大泉五十徑寸二

分小泉徑六分契刀錯刀其環如大錢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徑一寸今依此分寸定此尺卽晉荀氏考正周尺之度也



周尺既得真度斯可以論漢以後之制矣由隋以上
隋志列之詳矣由唐以下或驗之古錢醫方或證
之史志樂書不難知也今撮其有考於量地分田
之制者著其尺度如左

漢仍用周尺其證有五西京銅瑱臬一也金錯瑱
臬二也劉歆銅斛三也建武銅尺四也史記漢書
俱無一語及於改度量五也故隋志十五等尺以
周尺漢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晉荀勗尺同置
之一等者必有踰實之見朱氏謂大泉十枚爲漢

尺之長者誤也

後魏前尺比荀尺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荀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後尺比荀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今按孫氏注齊民要術一尺之文曰古一尺太約今一尺三寸有餘孫爲北宋人其所稱今尺未知指何尺而較荀尺更有二三分短也

後周鐵尺比荀尺一尺六分四厘按後周宣帝時牛弘等議曰今之鐵尺是太祖時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卽以調鍾律均田度地今勘

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漢
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
爲近據此則蘓綽之尺亦與古錢相勘荀尺蘓尺
宜無異同而乃有六分四厘之差殊不可曉也又
按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鐵尺鐵尺
加二寸卽市尺祖氏所謂市尺卽開皇官尺也竊
詳其制鐵尺與唐小尺依近開皇市尺與唐大尺
依近蓋鐵尺變爲唐小尺市尺變爲唐大尺而隋
唐之間均田度地之制要不出鐵尺之度又可知也

唐六典云凡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又孫思邈千金方云夏家古尺今八寸小尺據此則唐用大小二等尺而大尺去二寸卽爲小尺矣又按唐會要云高祖武德四年行開元通寶徑八分我東亦有開元通寶流傳者今取以校橫黍尺則恰當一寸是知徑八分云者大尺之八分而大小兩尺之度俱可定矣以荀尺校之大尺爲一尺三寸五分小尺爲一尺七分弱

宋史云太祖命正雅樂和峴上言宜先立尺寸作
爲律呂西京銅望臬可較古法卽今司天臺影表
銅望臬下石尺是也詔依古法造尺據此則宋初
律尺與荀尺相近然仁宗時丁度等建議荀勗尺
度當用漢錢求得其下復云若以爲太祖膺圖受
禪詔和峴等用影表尺興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
郊廟稽古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據
此則荀尺和峴尺又似互有異同此殊可疑豈和
峴所謂影表銅望臬非真西京銅望臬之舊制耶

又有太府鐵尺卽李照范鎮魏漢津等所用以造律者也漢津雖用徽宗指節爲尺其實則用太府尺金史稱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恥之故說用時君指節使人不敢輕議是也鐵尺之度今見於

朱氏律呂精義以荀尺校之爲一尺三寸三分

潘時

舉所謂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者疑卽指此若程子云古尺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則恐是字訛或指布帛尺也又有太府布帛尺宋志稱漢津尺短於

太府布帛尺四寸今依漢津尺之長均作六寸而復加四寸則可得布帛尺之長獨未知宋志所謂

短四寸者是漢津尺之四寸或布帛尺之四寸未
可知也又按政和二年臣僚上言請以大晟樂尺
製量權衡式頒之天下仍釐正舊法新尺既頒諸
條內尺寸宜以新尺紐定是政和以後迄南渡之
末凡定律製器營室量田皆太府鐵尺之度也
金食貨志云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營造尺卽
與唐大尺同也

元史稱至元十三年定度量而不言尺度之詳然
元之大成樂沿用宋大晟樂之制其尺度亦應無

異也

皇明律尺仍用漢津之制又有裁衣尺營造尺寶源局量地尺見朱氏律學新說牙尺浙尺見徐氏農政全書其營造尺與唐大尺同其餘各等尺以荀尺校之裁衣尺爲一尺四寸六分寶源局量地尺爲一尺四寸浙尺爲一尺三分強牙尺爲一尺二寸七分又有鈔尺與裁衣尺同丘濬家禮儀節云鈔尺之長准大明通行寶鈔今裁縫尺近之者是也

律學新說有寶鈔圖裁衣尺之長與寶鈔黑邊相齊

筆苑雜記云 世宗朝許文敬稠朝京得紙本周尺

於議卽姜天澤家卽元院使金剛牙尺所傳也以

今官尺去二寸五分用七寸五分

當時官尺之制未詳與家

禮附註潘時舉所定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

之語同二尺相校不差分毫於是始定尺制凡士

大夫家廟神主與天文漏器道路里數射塲步法

據此以爲式按潘時舉所定周尺卽司馬備石刻

之尺司馬備石刻之尺卽荀勗考校七品之尺是

我東獨得周尺真度也蓋 世宗朝尺制有五

曰周尺二曰黃鍾尺三曰造禮器尺四曰營造尺

五曰布帛尺而今鮮有傳者惟經國大典載各等

尺相准度數

經國大典曰以周尺准黃鍾尺則周尺爲六寸六厘以營造尺准黃鍾尺

則營造尺爲八寸九分九厘以造禮器尺准黃鍾尺則造禮器尺爲八寸二分三厘以布帛尺准黃

鍾尺則布帛尺爲一尺三寸四分四厘而關東三陟府有銅鑄布帛

尺背刻正統十一年十二月詳定新造布帛尺十

五字 英宗二十六年取此尺依經國大典所著

度數校正時用諸尺度其制詳見文獻備考

文獻備考

樂考曰黃鍾尺之長以周尺較之則一尺五寸以營造尺較之則一尺一厘以造禮器尺較之則一

尺一、寸周尺之長以黃鍾尺較之則六寸以營造
尺較之則六寸六分三厘以造禮器尺較之則七
寸三分營造尺之長以黃鍾尺較之則八寸九分
九厘以周尺較之則一尺四寸九分九厘以造禮
器尺較之則一尺九分造禮器尺之長以黃鍾尺
較之則八寸二分五厘以周尺較之則一尺三寸
八分以營造尺較之則九寸二分按考諸大典營
造尺之長為黃鍾尺八寸九分九厘此云黃鍾尺
之長以營造尺較之一尺一厘者誤文也且緊要
專在三陟府布帛尺而今槩見殊屬可疑今欲求
世宗朝所定周尺之度先將三陟府帛尺之長均
作十三寸四分八厘仍去其三寸四分八厘即黃
鍾之長也又將黃鍾尺之長去其三寸九分四厘
即所求周尺之真度也然今行量田
量步周尺俱失之太短豈較准之失其實耶抑許
文敬所得紙本非荀尺之真度歟潘時舉所傳周

尺今不可詳而惟丘濬家禮儀節有周尺圖且曰
家禮卷首舊有潘時舉所傳司馬氏周尺近時書
肆所刻附註等書板本短狹尺隨而短故以武林
應氏及貨泉之徑校正則其與潘氏所傳之尺不
相遠可知也今以儀節尺度校諸荀尺則短數米

或由模榻失真或丘氏所見貨泉輪廓消泐也校諸柳馨遠蟠溪隨錄所

圖量田周尺則量田周尺短六分以量田周尺校
訓鍊院步數周尺則步數周尺短二分又以步數
周尺校水標橋石刻周尺則石刻周尺短四分皆

轉輾訛舛非復 世宗朝同律度之制矣

然我東量田安用周尺爲哉夫古之有取於周尺者
蓋以一畝之伐廣尺深尺一畝之廣三畝三伐而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尺法與耕法相准耕法與步
法相准步法與畝法相准田野地面已具周尺度
數故其量之也非周尺不可也降及後世尺步畝
法雖有損益然以尺制步以步計畝則猶之不畔
於古也我東則不然溝塍畝畝都無法度六等異
量漫無統紀徃徃同在一坪之內而東邊一結之

面積不能當西邊一結之半者如此則安用周尺
量田爲哉是以高麗量田之法用農夫手指爲度
二指計十爲上等田尺二指計五三指計五爲中
等田尺三指計十爲下等田尺其鹵莽無法乃至
於此矣及我 世宗朝始罷計指尺且命尺用周
尺改結負法從頃畝法而有司之臣不能對揚因
陋就簡畢竟因結負舊法略加增損而已則名雖
用周尺其實與不用等耳祇今以周尺四尺七寸
七分五厘爲量尺之長此政俗所謂不齊頭之數

也既不成尺法又不成步法蓋與勝國之農夫指尺所爭無幾何矣

古畝法之變爲今畝法或云始自秦孝公或云始自漢高祖二說皆通蓋其制始自商君兼并之世然是時秦制不行於關東歷始皇二世至漢初乃通行天下勢固然也惟古步法之變爲今步法莫詳其緣起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數以六爲紀六尺爲步則秦亦以六尺爲步也王制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漢亦以六尺爲步也譙周論秦本紀

之文曰步以人足爲數非獨秦制然也則後漢亦以六尺爲步也然則五尺爲步其在六朝之際乎降及六朝尺度差長而步法亦變今按王禎論區田之制曰舊說區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王氏所謂舊說除非汜勝之卽是賈思勰之說而漢不曾改步法故曰五尺爲步始自六朝之際也然畸於尺之數而贏於尺之長故其爲兩足平移之一步則六尺五尺一也

賈思勰齊民要術云小畝三頃據齊地大畝一頃三

十五畝也其大小尺度今不可詳矣然槩言之其所謂小畝如古百步之制其所謂大畝如今二百四十畝之制疑後魏時尚或公用古畝法與今畝法並行也

我東之結負法蓋公蠲季之舊而中國歷代之所未聞也夫頃畝者經界之方面也結負者租稅之劑量也制田而捨方面何異乎裁衣而捨尺寸哉中國之頃畝先齊經界之方面而視土沃瘠上下其租稅我國之結負先定租稅之劑量而視土肥確

展縮其經界經界可展可縮而百弊蠲起此我國
田制所以紛糾繳晦莫可勾稽不若中國之簡易
也雖際大有爲之世慨然用夏變之治而俗狃
於故常議格於夏張因陋就簡卒莫之改甚矣承
佐之才難而一變至道之未易也廼如是乎

謹按世

宗二十五年教曰計指田尺結負束把不依古
制宜尺用周尺改結負作頃畝法二十七年量田
事目曰尺用周尺積二十五尺爲一步二百四十
步爲一畝百畝爲一頃蓋聖主所以洞見治地
制產之肯綮惓惓於頃畝尺法者如是而當時有
司之臣憚於通國改量只將見行結負之法紐量
中國頃畝之制而其以結負紀田則卒不能一變
歲季之陋其法田分六等等各異尺一等田量尺

之長準周尺四尺七寸七分五厘二等尺準五尺
一寸七分九厘三等尺準五尺七寸三厘四等尺
準六尺四寸三分四厘五等尺準七尺五寸五分
六等尺準九尺五寸五分量尺一尺爲把十把爲
束十束爲負百負爲結一等田一結準三十八畝
二等田一結準四十四畝七分三等田一結準五
十四畝二分四等田一結準六十九畝五等田一
結準九十五畝六等田一結準一百五十二畝此
經國大典所載也及夫孝宗四年以舊制之但
主租稅之同科而不主田地之同尺更定結法以
周尺四尺七寸七分五厘爲量尺積一萬尺一等
爲一結二等爲八十五負一把三等爲七十負一
束四等爲五十五負五等爲四十負六等爲二十
十五負則尺度雖同而經界之展縮猶之舊也且
自國初以來不曾通國量田其或莖量數道數邑
而止者又皆鹵莽無法低仰徒憑里甲之口羸縮

一任皂胥之手豪猾隱冒則國失已墾之土賠補是急則民供不佃之稅執圖籍而考驗田面其牴牾違舛殆若筵之與楹是我東之田制卽紙上之田制而非地上之田制也若西北三道徃徃有邑無田籍硬定賦額均攤於租戶者則並與紙上之田制而不可問矣

曰把曰束曰負曰結卽官府量田定稅之法而耕夫佃戶之所未詳也今民俗之記認田段則又有異焉或以播種之斗斛或以耕耜之日時夫播種有

疎密耕耜有遲速其廣狹短長烏乎齊也故余謂
有志於用古方治田者宜以周尺私量所耕之田
滿二百四十步輒標識之然後凡農書所云一畝
用種幾升一頃攤糞幾石一夫可治幾畝者始可
有準則歷代尺度雖云不齊然以周尺爲主猶可
以得其槩略不至如東俗之漫無統紀也

救旱若如區田區田之美爲其糞專於根也辛未春
夏之交亢旱七十日凡黍粟木縣荳麻之漫種者
一切不曾吐苗幾乎野無青草而惟蓀蓀木縣之

穴種者往往出苗蓋穴種近於區田之制也

所貴乎區田者爲其遇旱可澆也其既播而覆土也
高突則難爲澆矣均陷則又恐遇雨停淹毋已高
毋已均深淺得中可矣

據舊說區田之制隔一行種一行于所種行內隔一
區種一區農桑通訣所載區田圖乃逐行作區但
令第一行之區與第二行之隔空相直第一行之
隔空與第二行之區相直者誤也

陸桴亭疑區田之勞人費地曰區田之法必用鋤耨

墾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庫磨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于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只存四之一矣以四之一之田得粟欲數十倍于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余以爲陸說非也陸所謂隔行者卽指兩町間人所往來之道耳其廣一尺五寸後世縵田之兩壠間棄地其廣奚止一尺五寸也陸所謂隔區者卽指兩區間隔空之地耳其廣一尺後世縵田種法或一尺一科或二尺一科則何獨謂區

田費地也且夫車戽之制必須近河近川始可擬
議至於高阜傾坂遠水之處縱有車戽安所用之
但有抱甕汲灌而若在縵田則炎天燥土其潤幾
何故必區種然後一區得水數升亦可沾潤此古
人備災荒之苦心不可以其勞費而忽之也况荒
地便爲不須良田少地之家所宜遵用畚鍤便爲
不須耕耙無牛之家所宜遵用今狹鄉之民無地
可佃竄儉之戶無牛趨澤因循窳惰一耕十食者
何限哉誠令此輩家治四五百區寧不爲醫貧之

捷法盡地力之要道也齊民要術稱兗州刺史劉
仁之以七十步之地域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金
史稱章宗時試區田於苑中與他田較區田勝此
皆古人已試之驗不可謂漫作欺人語也

作代田必先用大鐮深耕之一耕三耜令極細膩用
鐵刃杪隔六尺作一溝復以小鐮駕隻牛或驢馬
淺耕于畝上作三畎三代漢志趙過法雖不明言
耕法然觀其設施之意要當如此苟不先用大鐮
深耕則畎底無異生土何以行根苟不隔六尺作

一溝則瀕望都是淺畎何以洩水也

代田名義究不可詳漢志曰歲代處故曰代田徐玄
扈曰代田歲易畎非歲易田蓋謂去歲伐地爲今
歲之畎去歲畎地爲今歲之伐也然此說尤可疑
古人耕法必一耕三耙三勞縱橫耙勞之餘土墾
流移寧復有舊伐舊畎之可辨乎且今縵田耕法
亦必以去歲之壠改作畎而浮隣作壠政當去歲
之畎則歲易畎者田盡是也又豈可曰代田之所
獨耶

陸耕之法莫善於代田代田之勝於縵田有五縵田種穀壟上燥露晒暴一遇亢旱種輒不生代田種之畎中陰均潤澤種易出土其勝一也縵田散種無行其耨之也僂背尻坐計根而壅之逐草而拔之壯夫一日之力莖治數三畝而止代田耨法以長柄鋤立劃壟土分堆左右襍草倒拔自然培根壯夫一日之力可治十數畝其勝二也縵田密播則費種疎播則費地散亂無統不能通風代田尺寸有范行列正直通風旣勻穀熟齊一其勝三也

縵田受種之地本無定處故其先種攤糞也厚攤
則費糞薄攤則無力代田鋪糞畎中糞專於根其
勝四也縵田根不深入不耐風旱代田培厚根深
耐風與旱其勝五也余在蘭湖每歲種粟輒以四
五畝之地依代田法蒔藝之與縵田較漢志所謂
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者儘非過語矣

王氏農書云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峭壁例同不毛
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顛截作重磴卽
可種蒔以其自下登陟若梯磴然故曰梯田我東

峽鄉亦多此田制然大率皆陸種其有水源作稻畦者什之一二也

王氏農書云江淮間沙淤之田謂之沙田或濱大江或峙中洲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我東江濱出沒之地多有此田制築堤捍水內植稻杭然水道遷徙廢治無常東邊坍落則西邊沙漲隨其地而爲田宋葉顥所謂水激於東則沙漲于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于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者是也俗謂坍江爲浦落沙漲爲泥生

濱海斥鹵地方有築堰捍潮而瀦畜雨水洗去鹵性
然後作畦種稻者俗稱堰田是也必于堰內相度
地勢或開溝引川或作積水池瀦水然後可以洗
鹵可以救旱不然十年三熟也

我東堰田之制與王氏農書塗田之制相似但塗田
必須泥淤而成堰田不擇土惟築堤捍潮則可成
也

徐貞明潞水客談云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
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潮之利無潮之害

徐玄扈亦曰仲秋之潮挾風雨而至者惟東南爲甚西北之雨多在伏秋之間也吾東則異於是東海無潮而西南濱海之地忒苦潮溢豈以我東居天下之東北我東之西海卽中國之東海而我東之東海卽中國之北海耶今京畿水原富平仁川安山等瀕海之田徃徃苦潮患百年桑麻之地舉作瀉鹵之場在俄頃間耳故堰田二不能當陸田一也

灣州大攄江邊江海交會之處有垆田之制當汧江

潮至之地圍築圩岸置牐壩而節宣之淡潮至則
啓牐而迎之鹹潮至則閉牐而遏之澇則洩之旱
則灌之不假淤蔭地爲上腴種稻一斗可收數三
百斗他地之所罕也垌高三五丈佃戶結屋其上
望之點點蝸舍壓水欲浮或遇淫霖潦淹潮溢則
舉作懷襄汰落墊沒比比有之然利重不能禁也
引川而灌田曰汴田廣韻水洄流曰汴是也其制田
高川卑則障塞上流使水旁洄開渠而引之田卑
川高則沿邊築岸以護田段穿竇而灌之遠者引

至十餘里近者數十百武大則可溉數千頃小則數十百頃雖大小遠近不同要皆文翁白公之遺法也可引可泄可熯可潤旱不能災澇不能病水田之中此爲上乘也

反田者翻陸田爲水田也凡陸田之近泉近河可引水灌溉者改作畦塍執以稻稞今南北水田什三皆反田雖緣飯稻之風視昔爲盛亦由地省而利博也畦種則省地而收倍然陸田一年再種稻則一熟而已所謂利害相半者也

火田者燎山而田者也山鄉峽處之氓無地可耕則就峻阪危磴中所倒樹木放火焚之翌春犁耕種藝梁粟荳麻之屬俗稱山火田是也陰凝火攻而陽氣發揚歲易其處而地力常壯灰燼腐葉都爲肥壅重巒疊嶂自相障風故火田之粟率皆顆大而粒沃搏米而薄糠視野田特異也其山勢峻極之處則蟻公而上偃僂而種與王禎所言梯田之制略同但梯田通指水旱之田而火田只執陸種此其所異也英宗甲子重定結法以火田二十

五日耕之地爲一結然每歲易處初難量度而一入於宮庄營屯則操縱舒縮尤無法紀於是乎歉歲之稅往往有糞其田而不足者矣

顧峴海槎餘錄云儋耳境山百倍于田土多石少雖絕頂亦可耕植黎俗四五月晴霽時必集衆斫山木大小相錯更需五七日皓烈則縱火自上而下大小燒盡成灰不但根幹無遺土下尺餘亦且熟透乃徐徐鋤轉種以旱稻米粒大而香連收三四熟地瘦棄置之另擇他地用前法治之其法與我

國火田法酷相似蓋地利所在人功自至不相謀
效普天同法也岨又云其地產多而稅少無窮之
利多在於此斯又我東之所愧也

篤田者無於田之田也狹鄉無田者或用藁篤或編
杞柁爲籠以糞灰肥土填實之種荳麻木縣茄菸
之屬雜置之庭除曠畔弗論市井巷陌庖廩垣籬
之側凡仰見天日處無所不宜芒耨一依常法旱
則負水澆之人力旣至收穫亦倍數十百篤之收
可供一人一歲之食蓋水鄉葑田陸地篤田皆無

田之地有田之用故曰無於田之田者也

菰宜區種蔬宜畦種區種之制今治圃家種菰之法
近之其畦種之制東人之素昧也按字書塍稻田
畦也又曰畦音圭田起埧埧也又按爾雅釋丘水
潦所還埧丘註謂丘邊有界埧水環繞之埧小堤
也合此數說而畦之制可得矣環界起土築作小
堤以止水與今水田之制略同特菜畦小而稻畦
大小無定制耳葢菜之類多喜濕惡燥其春種者
尤畏風旱所以非畦不可也故菜畦必于有泉可

引有井可灌之地東人所謂菜田皆脯田也非吾所謂菜田也

史記云千畦薑韭漢書亦言周制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畦田之制其來遠矣其法劬地爲畦長兩步廣半之緣邊作界塍圓其首以象圭形所以名畦也菜畦長可展廣不可展蓋畦之內澆水沮洳不容足踐踐則令土堅塔傷苗故其鋤之也須坐兩邊界埒而鋤之畦太廣則不便耘也

菜畦又有一等形制凡菜之用根用卵者須於畦內

橫作衆小壟種菜於兩壟間畧中蓋爲隨苗之長
鋤壟土以培根也種蔓菁菜菔薑蒜之類皆當用
此法

水利

凡開陂湖宜依傍山麓或兩山環拱中作洞府或大麓周遭獨圻一面則捍築之工費十省六七也不寧惟是負山則土厚土厚則泉深如鏡湖之三十六泉皆天目諸山之出故野陂三不能當傍山之陂一也又須匝山廣袤雜植樹木禁樵採養草莎蓋樹木蔭翳則泉源可以滋養草莎被山則雨潦不能驅沙泥澱淤也

凡開陂湖宜立石牌而刻周尺度數于石以測水深

春夏秋冬皆定則過其則則啓斗門而泄之不及

則閉斗門而蓄之曾子固集有鏡湖石牌記是也

弗論大陂小塘緊要專在乎斗門蓋所貴乎陂塘者
爲其可瀦可泄也而斗門者瀦泄之喉舌也其制
兩旁甃石爲壁槽其兩壁而橫插板木層疊高壘
令可次第啓閉假令一板之高一尺則去一板泄
水一尺閉一板瀦水一尺此所以時澇旱而節宣
惟意也東人不知此法其所以泄水者只剗木爲
筒插之壩中而高下一定不可移易已高則泄之

無幾已低則渚之爲難也高則泄也無幾易窒而難通數敗而繁費是渚與泄俱無法也渚與泄俱無法則無陂塘也

海鄉水利有用淡潮法淡潮非潮也凡江河漫浜一切注海之水遇潮則杆格不前遂逆行而瀾漲來去有時與潮同候故曰潮也築壩置牐以時節宣方其淡潮之至也啓牐而納之及其渾潮之至也閉牐而距之潮之渾淡界畫分明一見可辨也我東鮮用淡潮溉田惟龍灣大總邊^江垌田之制近之

捍海之塘須用石築其制累巨石以奠其基培厚土
以實其背植萬樁以殺其衝較諸山野圩塘工費
倍之不然風猛潮峻不勝其衝嚙也三面阻山一
面濱海則最善南阻而東西圻則尤善蓋以南風
溫海潮得南風則勢猛易溢而得東西風則吼怒
稍遜也

鑿井而灌田水利之窮也山鄉水田之遠泉遠河又
無陂塘潴水者惟有就田頭鑿井一法然今山鄉
高田往往有賴井灌溉能致常稔者亦不可忽也

其源漢湧則自可引溝灌田或鑿之數丈而後得者亦可汲而用之凡溉田之井不擇清濁惟冷則傷稼溫則養苗故必迂迴溝道令受日照而後入田也 清柴潮生水利救荒疏云聞蠡縣一富戶鑿井灌田每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蜚曾于二三月間勸民開井二十餘口今頗賴之鑿井為興水利之一助如是矣

大曰湖小曰池湖池之隄岸曰陂曰塘曰堰皆瀦水之制也我國池塘处处有之俗號防築至於湖蕩

則絕罕惟金堤之碧骨池光州之景陽湖尚州之
恭儉池洪州之合德堤堤川之義林池延安之南
大池永柔之德池俱溉田數千頃號為一方巨浸
而今歲月彌遠澱淤益甚或侵作宮莊或設為營
屯樂歲租課之入不能補荒年檢放之失而江衍
之廢鏡湖樓舁之佃廣德異世同歎矣其革侵佔
禁淤塞卽有司事耳非可以謀於野者而大抵開
復舊湖之法則次鐸之復鏡湖議獨得三昧昔
宋吳芾欲復馬臻鏡湖大費疏鑿之工而才數年

輒復爲田次鐸非之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
川澤豈有作陂湖不因高下之勢而徒欲資畚鍤
以爲功者哉馬公惟知地勢之所趨橫築隄障捍
三十六源之水故湖不勞而成歷歲滋久淤泥填
塞則有之然湖所以廢爲田者非直以此也隄陂
寢壞斗門堰閘諸小私溝縱泄無節湖水盡入江
海而民始得增高益卑盜以爲田誠使隄塘固堰
閘堅斗門啓閉及時暗溝禁壅不通則湖可坐復
民雖欲盜耕爲尺寸田不可得也故治湖之法不

越乎修堤堰固竇牖節宣以時而已苟能此千頃
之陂萬畝之塘開之不難而沉乎復之云乎哉然
濬湖者勢必置土於隄岸築隄者勢必取土於湖
內則二者又相成而不相悖矣

杏蒲志卷二

測上 徐有渠準平 纂

律時

徐玄扈思以南北緯差載之農書令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而興樹藝余每讀之未嘗不擊節曰此農穡之三昧也然今考徐氏農書不少概見何哉豈未之遑歟抑以其說已詳於崇禎曆指此無用架壘也乎蓋地之經緯相去二百里而天之經緯必差一度南北則望極有高下而節氣之寒暑因之

故北極之下萬物不生而中衡左右一年再獲東
西則見日有早晚而節氣之先後因之故偏西之
立春在於子夜而偏東之立春在於午朝此曆家
所謂經差緯差之爲治曆大關揆而今中國時憲
曆必以北極緯差定各地之晝夜刻分赤道經差
定各地之節氣時刻載之卷首罔敢或闕者亦有
見乎此也我東雖壤地偏小東西一千餘里南北
三千餘里以鳥道計之經差當過數三度緯差當
過六七度而雲觀推步但據漢陽北極高度與偏

東之度以極度推漢陽晝夜刻分以偏度加燕京
節氣時刻而已至於諸道經緯里差則未曾測驗
直以漢陽經緯度而蓋之是我東之曆卽畿甸二
百里以內之曆而非二百里以外之曆也然則畿
甸以外諸道雖謂之無曆可也無曆則其於樹藝
何哉元郭守敬授時曆定高麗極高三十八度四
分度之一卽松京極高也清梅殼成曆象考成定
朝鮮極高三十七度三十九分一十三秒卽清使
何國柱用象限大儀測極高於漢陽鍾街者也先

王父文靖公遊白頭山用象限儀測極高於臙脂
峰下得四十二度三分此皆實測也其餘各道極
高則並不曾推測雲觀日記有 世宗朝分遣曆
官測北極高度于摩尼峰白頭山漢拏山之文而
其所測度分則今不可攷矣 正宗丁未先王父
撰暘谷志用古法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之制據鄭
厚祚東國輿地圖量定諸道經緯里差辛亥先大
夫提舉雲觀用今法二百里差一度之制據備邊
司所藏輿地圖量定諸道經緯里差然我國山川

付未知
如何也
下
鑄海國城
三十度四
分

縈紆道路迂迴且量地之尺法步法俱無準則凡
所云用鳥道量定里差者特存其槩略耳以之考
〔案〕齊召南水道提綱定我東極高長白山下度四
四十二度弱穩城美錢四十二度強慶興四十二
度五分端川四十度七分高原三十九度襄陽三
十七度五分漢陽三十七度六分江華三十七度
四分慶尚左水營三十五度三分金海三十四度
六分務安三十四度七分漢拏山下濟州三十四
度三分蓋亦以地圖里數而
推測耳非果有實測也

實測經緯里差之度零零湊合逐加訂正則是編
也未必不有裨於欽若授時之職化又豈徒曰田
家用天分地之指南而已哉情告有心盡愬圖焉

賜谷志考定各道北極高度

關北慶興慶源穩城鍾北極出地四十二度 關

北鏡城明川吉州端關西江界渭原楚山北極出

地四十一度 關北北青洪原關西寧遠熙川雲

龜城義州北極出地四十度 關北永興高原文關東

歙谷通川高城杆城襄陽獐蹄淮陽金海西兔谷山

城金化鐵原楊口狼川平康伊川安峽新溪遂安瑞關西祥原中和平壤順安永柔江西

興鳳山黃州關西甌山咸從龍岡三和肅川慈山三登江東成川殷山順川陽德孟山价川寧北極

邊安州博川嘉山定州郭山宣川鐵山龍川出地三十九度 嶺南寧海關東江陵三陟蔚珍平

原州橫城京畿砥平楊根加平永平抱川漣川朔

洪川春川寧麻田積城廣州楊州漢城府陽

川果川衿川安山利川水原南陽陽智驪州金浦

富平仁川通津江華喬桐高陽交河坡州長湍豐

德開海西金川平山延安白川海州康翎津載

城府寧信川安岳文化長連殷栗松禾長淵

豐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嶺南盈德英陽真寶青

川順興榮川京畿陰竹竹山安城湖西永春堤川丹

豐基醴泉龍仁陽城振威陽清風忠州

延豐槐山陰城鎮川清安清州全義稷山木川平

澤天安燕岐溫陽新昌牙山禮山德山大興洪州

結城汚川康津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嶺南延日

海美瑞山泰安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嶺南長鬐

興海清河慶州蔚山永川新寧義興義城比安湖

威龍宮善山開寧仁同尚州金山聞慶咸昌

西報恩青山永同懷仁沃川文義懷德公州鎮岑

連山魯城定山青陽扶餘石城恩津林川韓山

鴻山保寧藍湖南茂朱錦山珍山龍潭長水鎮安
浦舒川庇仁全州金溝高山礪山益山龍安

咸悅臨陂沃溝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嶺南密陽
金堤萬頃扶安

清道河陽慈仁慶山靈山昌寧大丘漆谷星州湖
玄風高靈草溪陝川居昌三嘉知禮安陰咸陽

南雲峰南原淳昌任實泰仁谷城玉果潭陽昌北
平光州長城井邑古阜興德高敞茂長靈光

極出地三十五度嶺南機張東萊梁山金海熊
川昌原漆原咸安鎮海

巨濟固城泗川宜寧晉州湖南求禮順天光陽樂
丹城山陰昆陽南海河東安興陽寶城同福

和順綾州長興南平羅州靈北極出地三十四度
巖咸平康津海南務安珍島

湖南濟州大北極出地三十二度
靜旌義

暘谷志考定各道偏東偏西度

關北會寧鍾城慶源慶嶺南盈德清河興海延日

東偏東三度 關北茂山吉州端川北青利關東

歙谷通川金城高城杆城淮陽嶺南奉化禮安安

楊口襄陽江陵三陟蔚珍平海嶺南東寧海真寶

青松義城永川新寧河陽義興比安仁同漆谷軍

威大丘慶州彥陽密陽靈山昌寧清道玄風草溪

宜寧昌原偏東二度 關北甲山定平咸關西孟

熊川金海偏東二度 關北興永興文川關西孟

陽海西信川京畿朔寧連川砥平抱川加平關東

德海西信川京畿朔寧連川砥平抱川加平關東

平康安峽鐵原金化獐蹄平湖西忠州清風永春

昌洪川春川橫城原州寧越湖西丹陽陰城清安

槐山清州報恩湖南茂朱嶺南豐基聞慶榮川醴

青山黃澗延豐湖南錦山嶺南泉龍宮尚州善山

開寧金山星州高靈陝川晉州三偏東一度 關

嘉茶原咸安泗川鎮海固城巨濟偏東一度 關

北水關西江界熙川寧遠德川价海西延安金川

免京畿麻田積城開城府長湍坡州高陽楊州果

湖西平澤新昌溫陽稷山木川天安全義公州文

湖南礪山高山益山全州珍島鎮安任嶺南咸陽

安陰南海偏西一度關西楚山碧潼雲山博川

河東昆陽順川順安永柔龍山平海西黃州鳳山

壤咸從江西龍岡三和中和祥原安岳載寧

瑞興白川海京畿豐德喬桐交河江華通津湖西

州延安金川牙山沔川唐津海美德山禮山洪州定湖南咸悅

臨陂萬頃金堤金溝古阜興德長城井邑靈光泰

仁昌平光州谷城同福和順南平羅州靈巖綾州

長興樂安寶城
順天興陽康津
偏西二度
關西
昌城義州朔州
龍川鐵山宣川

郭山海西
長連殷栗文化松木
湖西
瑞山泰安舒
定州信川長淵瓮津康綱
川藍浦庇仁

結湖南
扶安高敞茂長咸平務
偏西三度
城安海南濟州旌義大靜

書雲觀考定各道北極高度
以觀察營所
治地方為據

關北北極出地四十度五十七分
關西北極出

地三十九度三十三分
海西北極出地三十八

度一十八分
關東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六分

湖西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六分
嶺南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二十一分
湖南北極出地三十五度

一十五分

書雲觀考定各道東西偏度

以觀察營所治地方爲據

關北偏東一度 關西偏西一度一十五分 海

西偏西一度二十四分 關東偏東一度三分

湖西偏西九分 嶺南偏東一度三十九分 湖

南偏西九分

客有難之者曰子誠好事耳中國之職方所紀遠者或萬餘里其治曆授時之必詳於里差固也如我東彈丸之大莖敵中國之一省烏用是璣璣爲也

余曰不然我東地勢東西狹而南北長北之慶源
慶興與開原瀋陽相直南之海南康津與登州萊
州相直長白之下四月隕霜而耽羅橘柚冬不着
裘此其南北寒暑之差與中國何異哉古語曰智
如后稷不能使禾冬生又曰霜降而樹穀冰泮而
求穫欲得食則難矣此言審時之爲貴也今使我
東極北極南之耕耘收穫一准乎漢陽之節氣則
不其幾於冬樹穀而春求穫也乎客曰南北寒暑
之緯差則然矣若乃經差由漢陽東至于嶺南西

至于關西各不過一度強耳縱有刻分之差所爭
幾何哉余曰假使漢陽立春在子初三刻之末則
偏東過一度之地乃後一日立春矣在子正初刻
之初則偏西過一度之地乃先一日立春矣夫以
兩年交界之際而先後判爲兩日是豈細故也哉
烏得以刻分之微而忽之且古之農家有以節氣
時辰而校晴雨占豐荒者亦有以節氣時辰樹藝
者如立夏時辰杵者無不活是也今極東之東萊
機張極西之義州昌城皆以漢陽節氣爲准冒昧

而作事一或不驗則乃廢然曰古方不足信噫不足信者果古方耶抑其所謂節氣時辰非其地之節氣時辰耶此真所謂膠柱而鼓瑟黏錘而權輕重者也

雖然北極緯差亦槩言南北寒煖之候耳其實同在一度之內而山高則多寒下濕則多暑同在一山之中而山陽先春山陰後榮冒昧而作事其不至於費種而敗事也鮮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呂覽曰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此二語實爲稼穡審

時之三昧不論南北高下祇觀當地艸木之生死榮悴作爲耕農播穫之日曆夫豈有先時後時之差失哉今採俚諺之占艸木爲播穫之候者著之如左名之曰艸曆云 茶根肥薺蕒芽種春種薺

苧麻 茶苦菜薺蕒大薺二物生田野中凌冬不死春初土解最先勾萌春種薺苧麻大薺蓋

茶根初肥薺菜方萌則農家於是始種薺及大麻而要不出春分前後也 蒲抽葉爭

荷鍾 蒲菖蒲生溪澤中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十日菖始生菖者百艸之先生者也水田經

冬堤塋頽圯故於菖葉始抽之時修等以貯水而鑿役方殷也 蜀漆薺播粟梁迎

春黃注稻秧 蜀漆常山也叢生籬落莖圓有節高者不過三四尺二月開白花葉似茗

而狹長兩兩相對以其花細碎如粟粒故俗呼粟飯花迎春叢生溪邊其莖中空喜蔓葉狹長花黃色俗呼辛夷誤矣蜀漆花開則正當種栗之時迎春花盛則可占注秧之候牛勒晚吉

貝早祇怕雨不怕燥

牛勒薔薇也所在有之蔓生有刺四月開花有黃白紫數

種吉貝木綿俗稱木花薔薇花發則木綿可種也木綿性喜燥不喜濕故俗云種綿之日值陰雨紡

車可

山南種豈時緋桃已辭枝

緋桃四月開花千

杜鵑差遲比躑躅稍先豈大小豈也桃花垂殘則大豆小豆皆可種蓋種豈不厭晚則不蛀而實

大梅雨打冬青亞驅秧馬隣里不相借

四月雨謂之黃梅雨

冬青生山中樹高丈許似枸骨子而極茂盛葉似樗葉而微窄四五月開細白花黃梅雨過冬青花開則移插事忙秧栗毬勁蘖顆爛插秧猶可獲其

馬不可借人也

半

栗毬栗外刺包也蘖蓬蘖即覆盆別種蔓生葉圓其實大於覆盆其熟後於覆盆栗結子稍久

而殼刺漸勁蓬蘖晚於覆盆而亦既爛熟則移秧太晚其收較諸移莖獲其半也

打麥聲

鴈鴈芋也俗呼土蓮早種而晚生土蓮始萌則刈麥之時已至矣俗云土蓮聞打麥

之聲始

出地臣勝花飛洗鋤歸巨勝胡麻也六月開花

矣麥黃種稻稻黃種麥種麥種亦春何時息總稱麥黃

之春種之春即麥之秋也秋即稻野菊老籬壺斷獲我

稻甌窰滿野菊一名苦蕒生澤畔莖如馬蘭花似

也蔓延籬落結子如壺九月斷之為瓢野菊既晚籬壺已斷則正是獲稻之候也

辨壤

程大昌演繁露云世傳水之好者比它水升斗同而銖兩多故宣州漏水有秤爲此也杜牧罪言曰幽并二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然則不獨水有輕重土亦然也余謂水之重者必渾塵醖非佳品也故泰西水法亦以輕者爲上今俗之以重者爲佳汧襲之誤也若夫辨壤則土之重者儘能生穀有力凡兩處開荒欲辨土性優劣劬土數尺各取不雜艸根淨土同其劑量而秤之重者爲勝

輕者爲劣

[illegible]

占候

我東占歲竅重上元候月或譏其無義余謂不然月者陰之精而水之主也凡竅宇之間濕潤陰寒之氣皆月主之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蚌胎實月盈而江海潮長月虧而草木氣燥皆此理也占水旱而候月曷謂其無義也正月望立表而測月影四月既望豎竿而量月影其法班班見於中州占候之書謂之不著於古方者不考之說也

三月三日霜木縣豐稔

三月辰日雨蟲蝗傷稼

半夏抽筍未展葉時葉裡有細實實有大小農家謂
大者爲大米小者爲小米大米多則稻熟小米多
則黍粟熟

楸一蒂五六實則糴賤二三實則糴貴

二月採茶根若腐朽則黍粟不熟否則反是

寒食大風稷

東人所謂稷
卽中國之稗

無實

麥苗之出土也右旋而出則熟左旋而出則荒

宿麥每年立春日時下新根細白如針尖過立春時

刻則旋復消泯不可見矣欲知當年麥農豐荒必於立春時刻掘見一本四五根則上熟二三根則中熟無則歉

秋月粟有花明歲大熟

立春前江水旣冰而復泮者其占爲有年^三

赤雅云歲首卽火以土枯十二貯水按辰布列禱之經夕啓眎有水則其月不旱此南獠占歲法也我東農家亦有用大豆占水旱之法每歲上元前夕取蠶黍稽一節豎剖之取左隻略刮其臍以黃大

豆十二粒

有閏則十三粒

次第嵌之每嵌一豆輒口念月

號曰此某月也十二月嵌畢卽以右隻合之以繩約之深插茅茨中令沒趾翌朝啓視豆潤則其月雨豆燥則其月旱頗驗

六月十五日每有雷旱則霜早晚則霜晚

日本人云二月二十七日有雨大穰

元朝值辰巳絲棉貴

六月大瓜蓂熟

正月檐澤長二三尺黍粟熟

看鵲巢出戶占其年何方風多戶若東出則西風多
餘方皆同

鼎小鳥夜鳴其音若云鼎小故名山林罕有之俗云
此鳥鳴則歲稔

曆日年神多金神大小麥熟

四五月雨新晴椽櫨樹梢嫩芽齊出主再有雨

久雨乍晴鳶鳴則又雨蓋其音若云雨來彷彿人言
故謂之喚雨

燕墮雛巢下必有霖雨

豬啣藁稽堆積圜中主陰雨

犬踴戲奔勦則風 牡狗朝日向東渡尿則雨

蛺蝶鬪搏而上當日雨

驟雨方至青蛙亂叫林木間雨不多

夏日蒸熱羣蛇離穴主陰雨

孩兒噴沫作聲主雨

杏蒲志卷三

湖上 徐有榘準平 纂

淤陰

李惺云治田勤謹晦益三斗治田勤謹糞壤爲要若以農書三十車糞糞得六畝之說率之則三十車糞可得穀十八斗耳所謂惜糞如金者儘非過語矣

明農莫先於儲糞余嘗謂糞有十物其儲之也有六道何謂十物一曰苗糞賈思勰齊民要術云美田

之法綠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五六月穰種七八

月犁耨殺之是也二曰底糞賈氏云穀田綠豆小

豆底爲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豆爲下

按今農家以大

豆底爲最肥俗謂大豆底爲黑根黍粟底爲白根歲易其種與此頗異

是也三曰草

糞禮有殺草糞田疇之文今農家每於三月草生

刈踏稻田美敵熟糞又如苕華苜蓿苕蔕蔕草之

類皆爲治田肥壅是也四曰穀糞豆箕可以種芋

麻粃穀殼皆可種稻是也六曰土糞陰陽溝泥最

宜花果以港青泥最宜木縣下田水冷另用石灰

肥沃泰過解以生土是也七曰火糞王禎農書云
積草木堆壘燒之土熟冷定用碌軸碾細用之是
也今農家所用坑灰及艸穰灰燼皆火糞之類也
八曰水糞臘雪水可以漬種米泔水厨棧水可以
養花果是也九曰禽獸糞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
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
貍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藥用蕒輕爨用犬王氏
亦云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爲肥澤積之爲
糞勝于草木是也十曰溷糞人畜屎溺是也何謂

六道一曰人棄我取向所謂十物者特槩言之耳
其實則天生萬物無無用之物斷彙落葉枯莢薤
歲火化之爲糞水漚之爲糞凡天下有形有質有
氣有性之物皆糞之料也故衆人之所棄良農之
所取也諺曰破家之子視金如糞成家之子惜糞
如金曹邴氏之俛有拾仰有取豈果皆珠帛穀絮
之謂哉彼誠知化無用爲有用也宜令家僮兩三
人每日晨推四輪小車凡坊巷掃除之穢道路人
畜遺屎搬運堆積蒸化待用取之無禁用之不置

此所謂藏于不竭之府也故曰人棄我取二曰小費大得凡通都大邑胥吏伺候之廨市廛墟市商菴居出之所名藍巨刹僧尼住持之處黌舍庠塾學徒藏修之地皆遊食之所麀集也園溷日積無所用之居近此等去處者宜每年歲首用些錢穀預買一年園糞旋用旋搬則所費者細而所利者可倍焉從焉故曰小費大得三曰暫勞永便陳氏農書曰糞屋之中鑿爲深池甃以磚甃勿使滲漏又曰厨棧下深濶鑿一池細甃使不滲漏蓋慮糞

水之滲漉走失也今人憚於勞費糞屋之下不曾
甃池溺既滲走糞亦爲雞犬爬舐太半拋失誠可
惜也宜倣陳氏之制人居糞屋之下及牛宮豚棚
側邊皆深鑿池庫甃以灰磚毋令洧滴滲失厨棧
之下亦爲甃池凡炕灶灰燼及掃除雜穢課日投
積仍以滌器肥水及米泔洗魚水潯過雞豬水灌
漚之用以治田則變薄爲良化澆爲肥在斯須間
耳何可憚於一時勞費而不思永利之道哉故曰
暫勞永便四曰用少敵多大糞力壯驟用則熟屎

尿味鹹過用則枯故古今農書所云糞清者皆指
清水澆和者耳東人麤鹵輒用純糞純尿而不用
水澆往往有糞力峻發燒殺禾苗之患今用一斗
糞和水一斗則在他人用糞二斗而不足者吾可
以用一斗而有餘矣又如山陂仰田水道順溜處
攤糞遇雨則輒皆洗去膏液但餘渣滓此等田段
必須橫作畝壠或區種穴種庶免拋費又如木縣
以踈種爲貴一科相去二尺三尺者尤宜穴種不
然而漫攤糞溷則其不當根處皆屬冗糞矣語曰

糞藥蓋謂用糞如用藥也用得其宜則刀撮之微
可以收效不得其宜則勺石之重亦鮮其功相土
之宜順物之性審時以動神而明之則用糞少而
收穀多故曰用少敵多五曰嚴法峻令商君之法
棄灰於道者棄市彼縱刻酷豈樂以死灰易人命
哉誠以治莫先於務農農莫先於糞壤而糞灰一
斗得穀一升則棄灰卽棄穀也治國者猶尚惜糞
如此況治田者乎宜約束臧獲每日晨取灶灰納
于窖每日夕取掃除猥穢火化之納于窖每五日

利志

利老
舉次

取爐灰每十日取淋餘灰闕課罰撒遺罰又自內
外房室下逮安僮僕之所擇側近僻地埋大甕三
五以唾壺帋子受洩溺涕唾注之甕中凡朝夕盥
浴之水袴禪澣濯之水皆勿令他棄誠用此法不
惟美稼緩急
亦可救火闕課罰漏遺罰其前後洩于庭除徑途者重
罰之苟能嚴立科條習久爲常則可使童孩知禁
犬畜率教故曰嚴法峻令六曰耐煩持久好逸而
惡勞偷於近而昧於遠小人之常情也况負鍵薰
除之流率多傭賃竄情之民爲主人者苟不能督

之有方舉之有術歆之以飽煖之樂怵之以飢離
之憂時其飲食安其居止悅以使之令忘其勞則
彼豈肯爲我盡心哉又須寬作程限可使力勝其
事不可使事勝其力不然而一頓勞力後難爲繼
則其休撤日月空然養閒漢而前日之勞不足償
今日之費矣爲主人者但辦一片忍耐心長遠心
打大竿盤歸除到底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故曰
耐煩持久十物以經之六道以緯之而糞不可勝
用矣糞不可勝用而穀不可勝食矣

人畜屎尿用各異宜變燥爲潤莫如人屎化硬爲脆
莫如牛馬溷能耐音旱滋潤莫如蠶沙用少敵多莫
如雞矢惟豬糞燥漚不肥只可和土發熱用栽花
果耳

稻田多壅犬糞式繁莠稂

雞鴨糞須漬溺苦覆待融化如粥和灰或和水用之
戒菴漫筆云囹圄洩糞田不肥氣之通塞鬱暢不容
假也以是說而推之僧尼之溷不如市井之溷茹
草之洩不如肉食之洩老病之溷不如少壯之溷

圈牢之糞不如放牧之糞此理之所必有也故收糞必于通都大邑其次名村盛塢

麻粃

粃音莘胡麻荏等榨油渣也

自古以爲秧田肥壅然難多得

胡麻収子後取稽葉連房者細剉藏之至春攤田面踏令入泥種秧其上美與油查等荏稽葉亦然柞櫟木細析編簾布于秧坂踏令入泥待田水黝赤下種美敵熟糞

櫟葉最能肥田今山野治田廣濶糞溷不敷處惟以此爲無上肥壅每四月葉盛衆力齊摘厚布田面

引水灌之令漚淹腐化然後挿秧此南北之所通行也然不寧櫟也一切草木之葉肥沃厚大者皆可糞田凡園有梧桐檮欂栳等樹者慎勿覲面拋失

稻喜草糞然二月種者草未長惟三月種者始可用耳臨種放水刈軟草布之以簾覆之足踏周遭旋揭去簾子則草悉入泥曝晒一日引水灌之撒種其上則茂茁與早種等

黑細弱土宜用莎草糞

南瓜收後取藤葉剉之用牛馬尿漚淹可以糞田疇
其美與蠶沙熟糞等

王禎沙田贊云易勝畦埂肥積苔華徐玄扈論之曰
肥積苔華四字弗輕誦過是糞壤法也今濱湖人
澆取苔華以當糞壅甚肥余謂不寧苔華也一切
水草皆爲肥壅蓋以長含水氣潤澤不燥其性與
泥糞等也

齊民要術有種蔓菁用壞墻垣之文今老圃亦用陳
壁土種匏瓜之類蓋以始得水爲終復燥曝年久

長近煙火水火相濟遂爲肥壅也

王世懋閩部疏云山田薄無糞農家燒山茅候雨至流入田中爲糞此亦火糞之類也山峽廣種者宜倣之

凡水渟淤泥可以當糞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是也今濱江低田遇澇沈淹苟非沒頂則水去之後所留泥淤皆爲肥壅也

于家宅溝道順溜處掘地作大坑深以仞計徑以丈

計五六月之間刈蒿莪蔚蓼等一切輒莖肥葉之

草刈盛于坑每驟雨一過輒引溝水漚淹之

旱餘驟雨

尤好驅洗瘴除門徑間犬畜雞鴨之遺穢竄爲肥膩也

待腐化黝黑用杓翻

轉數過搬運堆積于坑邊隨即拴蓋令勿見星月

復刈草刈盛漚淹如前法限白露前如是三五次

可得六七十車美糞也十月納禾稼後所有荳麻

稻葉房莢並細刈之與碾過場全俱收貯于坑內

三冬有雪輒堆藺其上則開春雪融亦成肥壅也

二麥蔬蔬之類最喜壞垣破堞之土但難多得耳掘

取人家溝道及牛宮豚柵側邊年久黝黑之土澆
水成泥兩手接作椀大塊頂作坎陷列置之向南
受烈陽處另用大甕貯和水濃糞以小瓢舀而灌
于坎中晒暴既乾每夜投入十許塊于炕灶爨火
中煨之火息灰冷始出之搬積于糞窖內日課月
計不覺其多臨種碾細用之

中州人惜糞如金所有人畜屎必踏擊晒藏臨用水
化故用糞少而敵衆亦便於車載馬輸也歐陽公
歸田錄載羣牧司歲收糞整錢頗多以充公用則

北宋收糞之法亦必踏塹也

曾敏行獨醒雜志云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以竹爲節載兩旁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

曾說止此

今燕薊遼瀋之間此車盛行

其制輪居兩轆之中箱居兩轆之左右一人掖轆而推之輪高半出輿上則慮礙輪轉樑木作半鼓形夾輪而隔籬之腋轆下有短棒雙垂行則與轆俱舉止則與輪俱停所以支吾撐柱使不傾翻也余謂此車最便於載糞糞田務農之家亟宜備置

者也

獨輪車



種麥不澆尿如勿種也澆尿違其時如勿澆也澆麥之時正在土解冰消之初而今村野農家鮮知池庫畜尿之法只得用盆瓮收尿旋收旋澆粵自落種之初盆滿輒澆不問麥根之行地與否且其澆之也瓢酌而潑之多寡不齊均霑未易澆未十步尿罄盆空則不得不留俟幾日收滿始復認前澆之處而繼澆之往往有間斷不續之患其鹵莽無法如此矣今剗一車兩脚兩臂兩輪豎在兩脚之足一罌卧在兩脚之中罌之制編木蘊竹腹飽而

兩頭殺口在腹中

如今汲水木甌俗呼漿君

兩頭設以鐵樞嵌

入兩脚之腰令可圜轉貯尿于罌罌底掇以蛾眉
杖其長不及臂一尺一人挾兩臂而推入麥田令
罌口政當麥畦中揭起蛾眉杖令罌口前傾且行
且揭則尿從罌口而下如急雷懸瀑澆麥均洽苟
於墻角屋側深濶鑿池庫三冬收尿至正月冰解
之初用三五車搬尿澆麥則可於一日之內澆盡
五六畝誠澆麥之良法也

澆麥車



耕紀

犁以起土曰伐伐者撥也亦曰犇牛行再旋而兩行之撥合成一畛曰壟兩壟之間曰畛畛卽畝也畝也者所以受種也壟也者所以隤土而培根也溝也者所以洩水也亦所以灌水也是故畝欲其行直壟欲其高墳溝欲其大而深行直則通風也均高墳則培根也厚大而深則洩水也易灌之亦易通風也均則穀之熟也齊矣培根也厚則風不能災矣洩水也易灌之亦易則旱潦不能病矣此古

法也後世縵種之法作而棄畎種壠則於是乎畎
爲無用之贅疣矣畎既無用代溝洫水而田之有
溝者鮮矣

子輿氏云深耕易耨莊子亦云深其耕而熟耰之耕

必貴深尚矣我東耕法鹵莽惟北峽旱田用大鏡

駕雙牛耕之南方多用小鏡駕隻牛以耕起塿既

淺立根不深每患不耐風旱此當亟改從北方耕

法也惟水田以畦

畦

錯互不便雙耕

俗謂一犁駕雙牛爲雙耕

南

北俱用胡犁

俗謂一犁駕隻牛爲胡犁

然關東水田亦用雙耕

未始不可倣也

姜希孟衿陽雜錄云衿川人無牛者傭九人挽犁則可代一牛力一日耕可種二三十斗按此古法也漢食貨志平都令光教趙過以人輓犁卽其法近也
古牛畜孳息丁夫三人之傭可雇一牛故鮮有行之者惟後魏書紀太武帝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質事最可法今農家所通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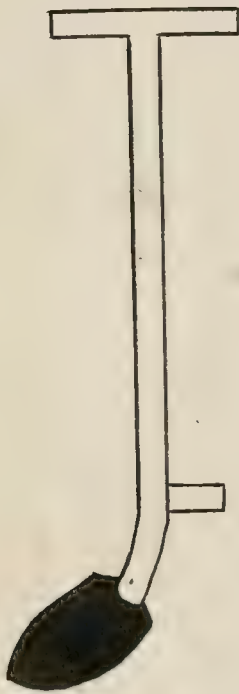
凡耕田須尺寸有法行列不亂尺寸有法則其占地也省行列不亂則其通風也勻占地也省則小可

以敵大矣通風也勻則穀之熟也齊矣

周去非嶺外代答載踏犁法云靜江民頗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犁形如匙長六尺許末施橫木一尺餘此兩手所提處也犁柄之中於其左邊施短柄焉此左脚所踏處也踏可耕三尺則釋左脚而以兩手翻犁謂之一進迤邐而前泥壟悉成行列不異牛耕又曰踏犁五日可當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而猶滑滑如是者蓋憺牛耳又曰荊棘費鋤之地三人二踏犁夾掘

一穴方可五尺宿根巨梗無不翻舉甚易爲工按
我東湖南汧海島嶼或有土中多藏石礫不可用
牛犁者徃徃用人踏犁起塿者其制與周氏所記
大同少異廣農之家不可不置此犁以待石骨土
膚之地其開荒荆棘之地尤不可無此器

踏犁



奇器圖說有代耕之圖蓋田兩頭寘架設轆轤繫長
索曳犁以起墾之具也近見李調元南越筆記木
牛之制以兩人字架對立架各安轆轤一具轆轤
中繫以長繩六丈以一鐵環安繩中以貫犁之曳
鉤用時一人扶犁二人對坐架上此轉則犁來彼
轉則犁去一手而有兩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
其制與奇器圖說所載同蓋形制便利普天同法
不待勦物之智也宋陳隨隱漫錄載吳革帥江東
詩戎宰牛詩有云無牛人代耕四夫盡力推四夫

力雖疲不如一牛犂據此則代耕之制遠自宋時
非近世勑制也但奇器圖說南越筆記之代耕兩
人轉轆轤一人扶犁不過用三人之力而吳詩乃
云四夫盡力推耒知其別有何制也 又按朴燕
巖課農小鈔記口外塞上代耕之法對立兩架於
田首支木以防其內顛貫索架腰而循環如轆轤
以輓耒耒挾雙輪一人扶耒而後驅兩人插杙於
軸以簾索如舡頭收斂不徐不疾耒耜自進細如
如從繩推墣之利更勝於牛此又見近來北方耕

農之亦用代耕之法而獨吾東素昧也

擇種

大豆有毒凡藏種者慎勿以稻藁積在大豆藁中爲
豆所蒸種之不芽

耘耔

陳氏農書云耘除之草和泥渥漉深埋稻苗根下此言水田耘耨之法耳若旱田則耘除之草必須搬屏淨盡今農夫必以芸除稂莠漫布田中以爲去此則田薄幸得暘暴根枯尚可爲壅不然而一遇梅雨倏復滋蔓則不可圖矣余每鋤旱田必令一畝鋤了輒收稂穢另置田畔迨暮捻搬于糞屋鋤夫哂曰奈田薄何余曰田薄尚可明年糞治惡草滋蔓則今年之農荒矣黃梅天今日晴明日雨而

可必耶

下
耘水田凡鋤頭所起之莠稂必和泥倒埋之令根反
居上葉反居下如此則可使莠悉爲糞反是無功
上
然此指縵田耘法耳若用代田墮艸附根之法則又
不勞搬屏而莠悉爲墮凡鋤起之草根上葉下且
墮土深埋鮮復滋生詩云其轉斯趙以藉荼蓼荼
蓼朽止黍稷茂止此卽代田耘耔法也

上
藉草竄難去者莫如蒿艾荆蒯蒿艾根蔓芸耆魯菴
則斷根在地雖細如針芒倏復滋生荆蒯根盤鋤

頭力弱未易起拔一或任置則數年滋茂犁鋤亦
不入往往遂作陳荒之地剛培赤黏之田每多有
此治田^者特宜留意

稻之種而不移插者鋤之爲難須用鋤頭深搜稻根
之底斷去冗鬚又視其稀穢如有稠者逐科拔而
移栽以補稀處不然而只除艸而已則枯澁不茂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收穫

穫粟宜令穫者各佩斧簞之屬用小刀去穗一二寸
截之旋截旋投于簞簞滿則合貯于篋輸入囷圃
薄布輾耨不然而連稽結刈取則短稽小穗之容
匿于長稽大穗之內者徃徃不受輾耨每結十束
輒失一二勺粟也

案禹貢二百里納銍小爾雅曰截穎謂之銍王禎農
器圖譜有粟鑿云是農人收穫之際用摘禾穗之
器意中州人穫粟必先截禾穗也



政治

程瑤田九穀考曰吾歙南鄉高山藝粟豐年穫之積如坻京不得日曝則爲竈火乾之俚諺呼火爇也吾東晒穀或遇陰雨則鋪穀于房堦之上藉爇火之氣而乾之與歙俗火爇之法相似但人或寢卧其上輒易中濕偏死余謂廣農之家宜另造五七架房屋其炕堦之上四壁之內皆用石灰墁圻潔淨向南設牕以通風氣靠北列置衆竈日三烘火令房內溫熱均適乃薄鋪穀粒而乾之旋乾旋收

旋収旋鋪則一日可乾八九斛較諸場曝功可倍
之且可遠雞犬雀鼠之害也

蓋藏

凡穀之脫殼者皆不能耐陳唐太宗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此其證也蓋藏之家宜儲穀不宜儲米其小米之蒸舂者尤不能經年也

陳懋仁泉南雜志云泉庾所儲晚稻也多擊則穀破少擊則芒留兩者皆可引蛀安得出陳易貯早稻使民髓不爲消竭也此謂早稻耐陳而晚稻不耐陳也若論吾東之產則晚稻亦未始不耐陳豈泉

南卑濕其稻品與藏法俱不並東北耶然穀破芒
留皆可引蛀數句語亦可謂能得蓋藏之三昧矣
凡穀之連秸稈者最能耐陳今廣農之家每當收穫
之月人力不溥輟耒無暇則留積禾束于曠漸累
層積令穗居內稈居外大者高至三五丈上用苫
蓋形如圓困雖經歲久遠臨用輟耒則米粒新鮮
與當年者無異亦蓋藏之一奇也但其積也席地
則居下者患濕度以木石則又容野鼠竄伏宜砌
石作基高可數尺以遠地濕環砌掘塹而填實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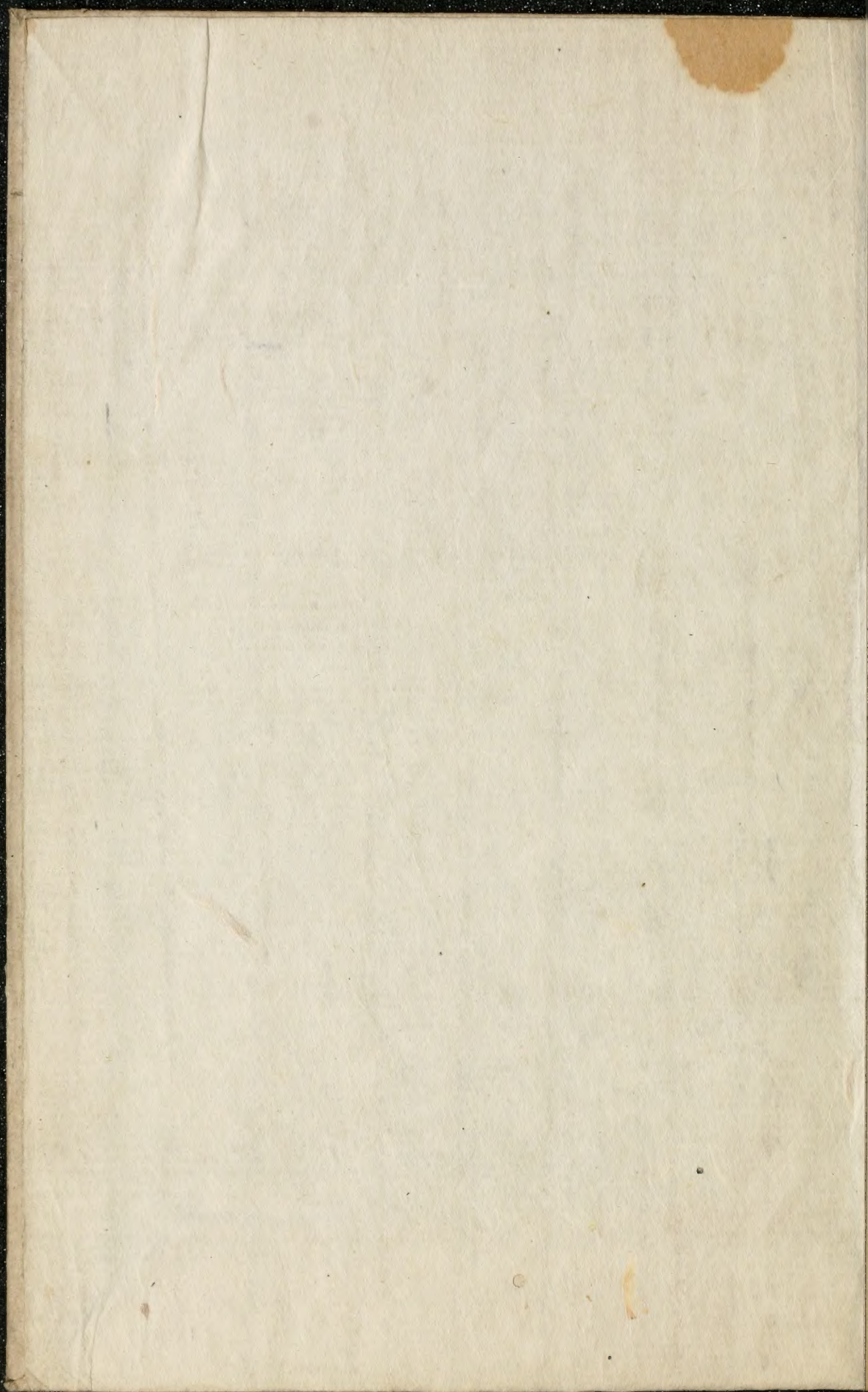
粘子于中以辟鼯鼠之害乃爲盡善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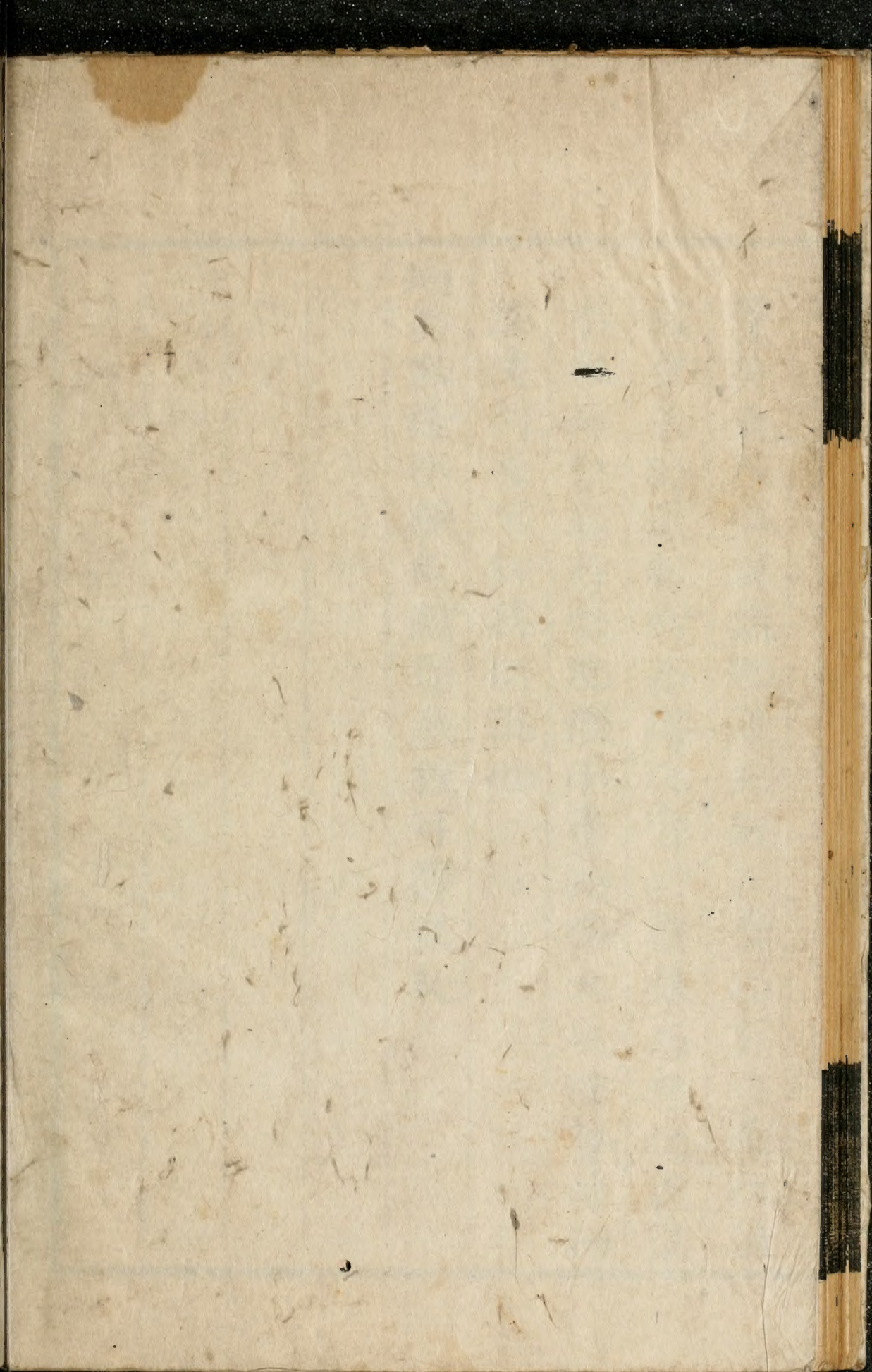
凡土窖藏穀用礪過豆莢厚鋪于下可以遠濕可以防鼠

蓋藏不謹有三耗三費何謂三耗雀一耗也鼠一耗也蛀一耗也風牖疎櫺所以引雀也甑缺墁剝所以容鼠也塵穢猥雜所以釀蛀也反乎此則斯遠三耗矣何謂三費濕敗一費也鬱蒸一費也火燭一費也鋪瓴三重所以去濕也空房轉搬所以疏鬱也法製泥屋所以慮火也不及乎此則斯致三

費矣東人之蓋藏也兼三耗三費而有之是無蓋藏也夫終歲盼盼而得之者一朝舉而舁之雀鼠水火而曾莫爲之地慳小費而昧大失憚暫勞而忽遠利吾不知其何說也

編蜀黍稽作𥝵
笔儲糧藏種可辟鼠耗





為諱也。藉左封戴。猶林函。效是舍主。
必收。思也。時。神。盡。以。我。而。遂。已。亮。之。
主。之。所。安。也。平。主。茲。所。必。見。真。封。縣。
一。封。入。目。封。時。魏。報。言。之。夫。而。朝。時。封。
四。姓。之。所。慕。並。之。所。為。也。千。封。如。蓋。天。
封。卑。即。縣。器。亦。散。旗。亦。財。文。音。大。魁。之。時。
五。封。志。存。聖。明。而。良。一。封。茲。其。道。同。也。
一。封。時。為。封。京。封。二。京。而。然。後。富。貴。

